

翰墨漫筆



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？

生活週刊承社會不棄，最近因銷數激增，來登廣告的也與日俱增，大有擁擠不堪的現象。編者有時碰到朋友，他劈頭第一句就說：『好了！生活週刊可以賺錢了！』這句話很引起我的感觸，就是生活週刊替誰賺錢？生活週刊賺錢何用？再說得直截了當些，就是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？

要回答這個問題，編者先要說明我們辦這個週刊的方針和態度。

我們辦這個週刊，心目中無所私於任何個人，無所私於任何機關，我們心裏念念不忘的，是要替社會造成一個人的好朋友。你每逢星期日收到這一份短小精悍的刊物，展開一遍，好像聽一位好朋友談談天，不但有趣味，而且有價值的談天。你煩悶的時候，想

想由這裏面所看見的三言兩語，也許可以平平你的心意，好像聽一位好朋友的安慰，你有問題要待商榷的時候，握起筆來寫幾行寄給這個週刊，也許可以給你一些參考的意見，好像和一位好朋友商量商量。

我們辦這個週刊不是替任何個人培植勢力，不是替任何機關培植勢力，是要藉此機會盡我們的心力爲社會服務，求有裨益於社會上的一般人，尤其注意的是要從種種方面引起服務社會的心願，服務所應具的精神及德性。

一個人光溜溜的到這個世界來，最後光溜溜的離開這個世界而去，澈底想起來，名利都是身外物，只有盡一人的心力，使社會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，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。講到編者的個人，不想做什麼大人物，不想做什麼名人，但望竭其畢生的精力，奮勉淬礪，把這個小小的週刊，弄得精益求精，成爲社會上人人的一個好朋友，時時在那裏進步的一個好朋友。

我們深信天下無十全的東西，最要緊的是要有常常力求進步的心願，本刊決不敢

說自己已經辦得好，決不敢自矜，而且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有許多缺點，所堪自信者，卽此常常力求進步的心願。所以有指教我們的，我們極願虛心領受，務使本刊的缺點愈益減少，優點愈益加多，不過對於無誠意的斷章取義的謾罵，我們只得行吾心之所安，不與計較。我們以爲做人的態度應該如此，辦出版物的態度也應該如此。

根據上面所說的方針和態度，所以本刊因銷數激增而廣告湧進所得的收入，都盡量的用來力謀改進本刊的自身，由此增加讀者的利益，由協助個人而促進社會的改進。試舉幾個較爲顯著的具體的例。本刊初辦時每期不過一張，自第三卷三十一期起，每期加至一張半，價目照舊，其中雖有一部份地位用來登廣告以資挹注，但材料較前增加，固爲顯著的事實，材料內容，亦較前更求精警，現在稿費比一年前已增加至三倍以上，也是本刊努力增進『質』的方面的一端。原擬自本期起，包皮紙改闊，包皮紙上用的簽條原用油印，均改用鉛印，現因趕印不及，將於下期實行，此層因銷數之多，支出方面當然大增，惟前用油印，郵寄中途易於糊塗，每易輾轉遺失，爲求穩妥計，積極改善，惟力是視。此外自設

『讀者信箱』以來發表於本刊的來信，因限於篇幅，爲數不多，而每日收到來信商榷各種問題的，目前平均總在四五十封以上，其數量且與日俱增，都要分別函復，雖郵資所費殊鉅，而我們盡其所知，或代徵專家意見，竭誠答復，認爲是輔助讀者的一個途徑，也是做『好朋友』的義不容辭的一件事情，是我們覺得很高興做的。

上面隨便舉出的幾件事，我們都認爲是分內事，毫無自以爲功的意思，不過我們的意思是表明生活週刊是以讀者的利益爲中心，以社會的改進爲鵠的，就是賺了錢，也還是要用諸社會，不是爲任何個人牟利，也不是爲任何機關牟利。

這樣看來，生活週刊究竟是社會的。

十七，十一，十八。

一個小巧妙

昨天夜裏陳布雷先生欣然對我說道：『我有一個小巧妙送給生活週刊！』我問：『什麼？』他就拿起筆來寫了下面的那個『小巧妙』：

造物不答以有貧富
 我問人生何以兩手胡爲哉
 造物吁嗟此示我重思之
 我問人生何以兩手胡爲哉
 造物吁嗟此示我重思之

這個『小巧妙』是他的令兄陳貽懷先生在民國二年辦『生活雜誌』時獨出心裁做的。（當時署名天嬰）這個『生』字是包括這幾句話：『我問造物人生何以有貧富，造物不答，以兩手示我，吁嗟此手胡爲哉？我思之，我重思之。』妙在拼成『生』字的時候，那個『以』字，『手』字及『我』字，都作兩面用。至於這個『生』字所含的意味，的確值得我們的『我思之，我重思之。』

孫中山先生也曾經說過：『學校之目的，於讀書識字學問智識之外，當注重於雙手萬能，力求實用。』

關於這一點，我記得羅琛女士在第十五卷十四期的『小說世界』（十六年四月二日出版）裏有一文，題爲『文乎藝乎？』論得很確當，我現在撮述幾句她所說的精要的話：『無論華人或外人，凡關心於中國之興敗盛衰者，皆認中國之弱點在缺乏藝之能力，及藝之職業。試取中國外國學者人數，作文藝兩項之統計，可悟中華爲特殊之國，特殊之點何在？曰有口無手。曰有文無藝。』辛亥革命之後，世人稍覺其非，稍悟生寡食衆之害，稍知生利之真道在藝之工作。然而習藝之人終屬寥寥，留學歸國，有不能謀得一職者，有嫌其太勞苦而改充官吏者，其耐勞努力之少數分子，卒鮮有所成就，無他，中國直不欲建設故也！中國直不欲生產之能力故也！『衣食足而後知禮節，倉廩實而後知仁義，此天理人情，豈盡千秋橫盡萬國，無有能逃者也。』中國不欲富強則已，如其欲之，舍生產職業，實無他途，無尊卑貴賤，皆不能逃避此一途。』

可敬的老司務

上海天津路興仁里永餘錢莊老司務紹興人趙泉生，在該莊服務已有十餘年，於四月四日上午十時三刻，由莊內派往外灘中國銀行兌取鈔票七千圓，用包袱包裹，挾着返店，中途遇盜，趙與抵抗，盜開鎗中趙腹部，迫車送醫院，卽已氣絕，盜被巡捕追趕捕着。趙年五十五歲，紹興家中尚有七十八歲之老母，一妻，無子，有三女，年長均未出嫁。一家六口，恃趙爲生，銀錢界敬其義勇，重金撫恤屍屬，聞其數爲三萬圓，並一面爲趙舉行出喪，送者達五百餘人。各錢莊棧司同人所輓一聯殊切當：『公而忘身，遇害適逢寒食命。死真無愧，捐軀不讓古賢風。』

我們以爲做人的價值一方面在能有自立的能力，勿爲寄生蟲以累人而貽害社會，

一方面尤在能盡我忠誠爲社會服務。老司務趙君之忠於職務的精神，其所含意味決不是僅僅限於七千圓的數量，也決不是僅僅限於一個錢莊的營業。我們要明白他直接是在一家錢莊裏服務，間接卽爲全部社會服務，因爲社會之興榮在各業之協助，所以盡忠於各業者卽所以盡忠於社會，因此趙君之『公而忘身』這種忠誠對於社會有重要的意義，有很寶貴的性質。

不但是老司務的職務，我們無論從事何業，都不要忘記兩個方面：一方面當然是藉以維持我們的生計，而一方面也就是藉此有所貢獻於人羣（強盜之類的事情所以不能稱爲職業，就因爲只圖私利而害人羣。職業是包含利己利人兩方面的。）這樣一來，我們每日所做的事，無論大小，纔都有價值，我們纔覺得值得辛苦；忠於所業，卽忠於社會，因爲就是忠於爲社會服務，不是僅圖私人的利益。

所以從社會的觀察點看去，這位爲公犧牲的老司務真值得我們的致敬。錢業界能念其義勇，重金撫恤他的家屬，也是很可佩服的行爲。

拿得定主意

偶遇老友翰才，他說非常表同情於本刊屢次提及的『盡其在我』的態度。他說一個人能有這樣的態度，便自己拿得定主意；有人譽我，不因之而驕；有人毀我，亦不因之而懼；我但知盡我心力，往前做去而已。

韓退之曾經說過：『士之特立獨行，適於義而已；不顧人之是非，皆豪傑之士，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。』天下最苦惱的人，莫甚於自己沒有主意，或自己拿不定主意，一以他人之毀譽爲憂喜。曾滌生也曾經說過：『凡喜譽惡毀之心，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。於此關打不破，則一切學問才智，適足以欺世盜名。』這個地方，當然要注意我們心中先有了盡忠竭誠無所愧作的『主意』，然後纔說得到『拿得定主意』，否則便流入『笑罵由他』

笑罵，好官我自爲之』的卑鄙醜態的無恥態度。

大抵任事的人，範圍愈大，愈不能有譽而無毀，有恩而無怨，但求盡其心力，爲大多數人的福利，開誠布公的往前做去而已。能抱定『盡其在我』的態度，便常常能將此心放在太平地。

十八，六，十六。

『誓死不用貨』！

昨天有一位老朋友剛從北平到滬，據說北平宣武城門上面的牆原有幾個如大圓桌面般的大字，寫着『誓死不用日貨』，最近却把『日』字挖去，僅剩下『誓死不用貨』幾個字。難道我們中國的國民，因受了日本的隆情厚誼（？），感激涕零，連無論什麼『貨』（國貨當然也在內）都要『誓死不用』了嗎？如有惡作劇的『洋人』把這個妙不可

言的標語用攝影機攝了去，又是一件替中國體面增光不少的事情！既然要如此表示『感激』之意，何不索性把『不』字挖去，留下『誓死用日貨』，豈不更妙？

據東方社七月十四日由東京來電，自濱口內閣及幣原外相等組織新閣以來，僅十日間，我國向日本定購之貨物已如同山積，比去年同期大見暢旺，據說七月上旬向中國輸出額增加之數如下：棉紗九萬圓，棉織物三百萬圓，帽子二萬六千圓，洋布二萬一千圓，鐵製品四萬三千圓，洋傘二萬一千圓。又說日本郵船會社上海航路，每月十次，每次帶貨六百萬噸，現已一躍增至一千四百萬噸。這樣看來，在實際上也大有『誓死用日貨』之概。此後但望繼續增高，似無振興國貨的必要了！

硬性讀物與軟性讀物

無論是一位以物理算學等科目做家常便飯的工程師，在他書房裏閒散隨意翻閱的時候，倘若書桌上同時放了兩本書，一本是關於工程學的艱深物理學，或是艱深的算學，還有一本却是很輕鬆很有趣的筆記或小說，他大概要伸過手去先拿後一種來看。前一種可以說是硬性讀物，後一種可以說是軟性讀物。

在學校裏的學生，有的在教科書下面偷放着『三國志』或『西遊記』偷看，上面的可以說是硬性讀物，下面的可以說是軟性讀物。

在扳着面孔的教師前，或嚴厲得像『閻王』的老子前，受一頓冰冷的教訓，使人索然無味；在欣悅和愛的好朋友前，談談一件有趣的新聞，便使人心曠神怡。前一種好像是讀

硬性讀物的味道；後一種是好像讀軟性讀物的味道。

硬性讀物每偏於專門性；軟性讀物則每偏於普遍性。兩者都是社會上不可少的精神滋養料，我們所希望的是：硬性讀物能盡量的軟一些，軟性讀物能純正而導人趨於身心愉快德慧日增的境域。

本刊內容可以說是軟性讀物，希望能做到讀者諸君的一位欣悅和愛的好朋友——但却不願做『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』的損友，是要黽勉淬礪做一個純潔清正，常在進步途上的益友。

在下常覺自慰的，是區區做了諸位的這個『好朋友』的『保姆』，是受有全權，得用獨往獨來、公正無私的獨立精神放手辦去，稿件的選擇取捨，絕對不受任何人的牽掣。本刊向採『盡我心力』的態度，日在努力求進之中，固決無自滿之時，而這種『獨往獨來、公正無私的精神』也是要繼續保持下去的。以後我們還想常有『介紹好讀物』的文字發表，但大概仍以有趣味有價值的軟性讀物為主，而且也要用上面所提出的『獨往獨

來公正無私的精神』來介紹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只認得『好讀物』而不認得人；要使因我們介紹而去購閱的讀者不至上當，不至失望。我們絕對不受任何私人或書業機關的囑託，絕對不講『情面』，絕對不避嫌怨，只以『讀物』本身為唯一的對象，根據獨立觀察所得，全為讀者着想，介紹我們認為確是好的，確是有趣味，有價值的讀物，我們深信只有這樣嚴正的介紹，纔有價值，纔有信用。無可介紹的時候，我們就不介紹，因為我們向來不願做勉強敷衍的文字，以虛耗讀者寶貴的時間。

十八，八，十一。

兩看的比較

書我所欲也，電影亦我所欲也，二者常可得兼，這倒是我自己的一件幸事。依區區的經驗，看書和看電影很有可以比較的地方：

我們在看電影之前，往往先要看看報上各家影戲院的廣告，但是有時廣告上的戲目雖很動人，你真的跑去一看，却『嚙，啥好看？』甚至『一場糊塗』，高興而往，敗興而返，於是乎頗覺得報上的廣告靠不住。在下大概只於星期日下午有暇看看電影，星期日西文報紙有電影特刊，對各片內容都有較詳的說明，我其先也作為參考，但他們因廣告營業關係，對各戲院不得不敷衍，篇篇說明都是說好，一律的都好，便尋不出好壞的真相來，也沒有什麼信用。猶之乎一個朋友，你和他商量事情，你這樣他說好，你那樣他也說好，唯諾諾無所不好，這樣便是一位等於沒有腦子的朋友，於你是絲毫沒有益處的。於是我只有另闢途徑，尋出比較可恃的兩法：一是認定幾個可看的『明星』，是我所信任的某某幾個明星主演的，大概總不至如何使我失望；二是有些欣賞程度大概相同而說話又靠得住的朋友先去看過，對我說很可以看看，我知道他嘗試過了，便放心去看，大概也不至上當，因為要上當的已經被他捷足先上了，我便可以不必再蹈覆轍。（以上所說是指美國影片，國產電影至今引不起我的興趣。）

講到看書，也有相類的地方。有的時候，廣告上所公布的書名未嘗不引起我們購買之心，尤其是大搖大鼓的登大廣告，某名人題簽啊，某要人作序啊，說得天花亂墜，更易動人，你真的去買一本看看，也許內容大糟而特糟，你雖大呼晦氣，但是腰包却已經挖過了。你要先看看各報上的書評嗎？往往就是壞的，也都是好的，也令人無從捉摸，因為有許多是應酬書業機關或著作人的。（『新月』月刊裏的『書報春秋』却是有聲有色，是一個例外，但是每期因限於篇幅，批評的本數當然還不夠滿足我們的『讀書慾』）西文的書籍，就是一本很尋常的教科書，你在序文裏就可以看出，大都經過好幾位有學問的人的校閱，校訂，或指正的，著者特於序末誌謝，可見他們對於讀者很負責任。我國的著作大家好像個個都是大好老，大都是很能獨立的著述，用不着請教人的，橫豎倒霉的是讀者，你買的時候，他的大著總已印好出版，只要能出版發售，什麼事他都可以不管了。至於翻譯的作品，妙的更多，譯者對於原書似乎可以不必有澈底的了解，對於這門學術似乎更不必有過深切的研究，只須拿起筆，翻開字典，逐句的呆譯下去，看了就譯，譯了就印，印了就賣。